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才子卷



省登宇
主编

THE SIXTEENTH
NEW
CONCEPT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第十六届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范本才子卷

省登宇
主编

NEW
CONCEPT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扬：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才子卷 / 省登宇主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4.4
ISBN 978-7-5125-0678-7

I. ①飞… II. ①省…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6235 号

飞扬：第十六届新概念作文获奖者范本才子卷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 莉
策划编辑	李 莉
特约编辑	李 莉 姜晴川
美术编辑	秦 宇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17.5 印张 26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678-7
定 价	2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1551 传真：(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传真：(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THE SIXTEENTH
NEW
CONCEPT

如果有如果，当某个温暖的冬日里，那瞳孔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朵彼岸花，凋零的一念。我还能否，再想起你们，再见到你们。我想，我或许是陷入那不可理喻的深渊了。许久之前，我或许不曾承认，但现在的我，已经明白。我甘愿，再次踏入那熟悉的沼泽，因为那里，有我爱的你们。

——苏启帆《三世轮回，我在魔都》





每一段青春都会苍老，但我希望记忆里的你一直都好，脚踏实地走好每一天，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记忆。

——蒋奔《我们都是怪孩子》



世上的一切迎合好像是被阳光渲染的泡沫，一触即破。而回忆的沙漏在反复轮回中，消失，出现。一如真假的泡沫将整个记忆的轮廓框在回忆的路口，等待着破灭，抑或重生。尽管如此脆弱，也义无反顾。

——林浩文《泡沫》



第一章

天黑请闭眼

三世轮回，我在魔都

一念

天黑请闭眼

一梦三四年

就这样飘来飘去

一冬

第二章

生命从来不回答

守护

天黑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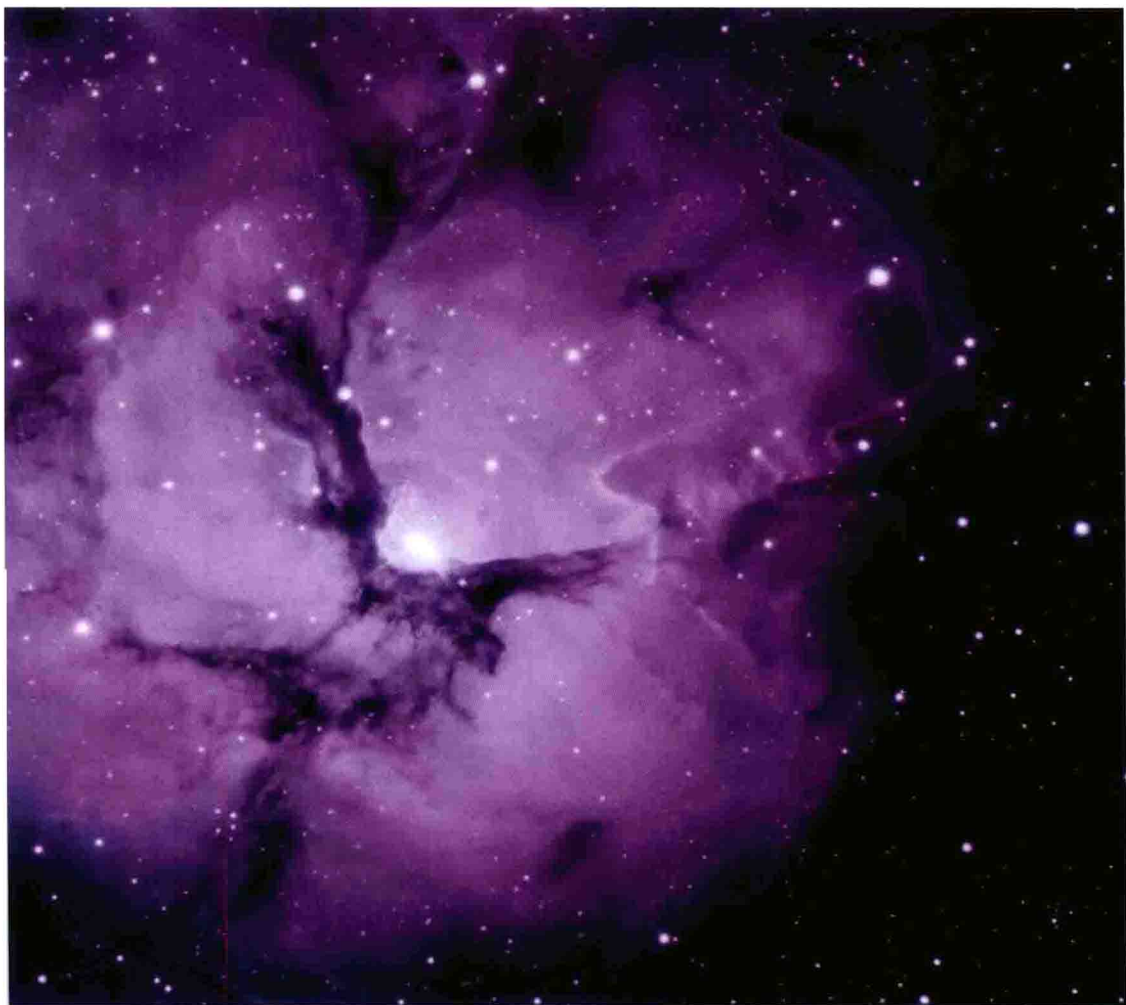
生命从来不回答

想起不属于我们的曾经

声沙

矛盾体少年

下雨天



第三章

单车夏天

我们都是怪孩子	112
曾经错过的明月	121
单车夏天	123
鸟眺望的地方叫作远方	130
想念	136
格调	140

第四章

行走在尘世之间

黄金时代之二	144
江城子	153
木偶	159
行走在尘世之间	166
碧奴	168
向日葵	173



第五章

晴天雨天

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180
泡沫	184
一夏	191
晴天雨天	194
落慕	201
所罗门王的宝藏	203
凡夫俗子	211
坠落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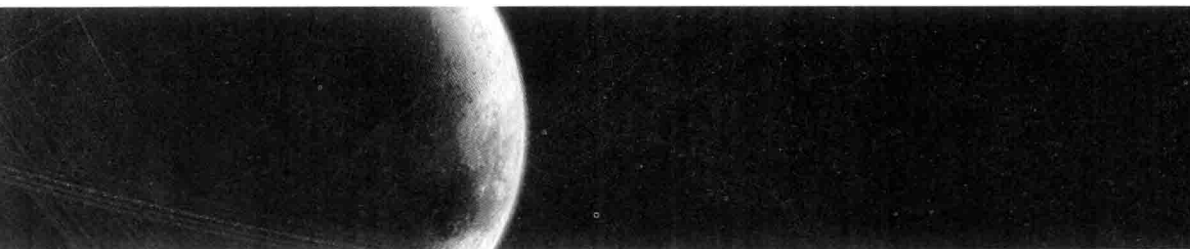
第六章

逐渐消逝的夏天

祸水韩	226
常青坡	239
靠近	245
风景	252
错误	258
温暖的寒夜	263
逐渐消逝的夏天	265

第一章

天黑请闭眼



三世轮回，我在魔都

文 / 苏启帆

一念

文 / 蒋奔

天黑请闭眼

文 / 陈超

一梦三四年

文 / 汤斌

就这样飘来飘去

文 / 黄明星

一冬

文 / 蒋奔

三世轮回，我在魔都

文 / 苏启帆

【起点的前言·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誓盟。】

如果有如果，当某个温暖的冬日里，那瞳孔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朵彼岸花，凋零的一念。我还能否，再想起你们，再见到你们。我想，我或许是陷入那不可理喻的深渊了。许久之前，我也许不曾承认，但现在的我，已经明白。我甘愿，再次踏入那熟悉的沼泽，因为那里，有我爱的你们。六天，十六的你们，你们还会在原地等我吗。对了，差点忘记，那个地方，叫作汉庭。

【二十三·不要再逗留，人心太闪躲。】

依旧睡不着，躲在被窝里，我未曾反感过。少氧气，几乎不能呼吸，我也不清楚我是否还是清醒。默默地盯着手机的屏幕，只是心思，就连我都不知道，已飘在海角，或是天涯。二十三日，早上七点半的大巴，由海城出发，直到深圳，曾经熟悉的城市。如果不早点的话，会赶不上的。我提醒着自己，可我现在，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不经意的须臾，瞄了一眼身边那有些伏地不起的黑色钟表，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凌晨三点三十分。没有顾虑，踢开了被子，有些贪婪地吸吮着。而后，又静了下来，不规则的喘息声弥漫在耳边。真的该睡了。如果赶得及的话，

傍晚就可以见到他们了。嗯，在魔都的他们，是否也如我一样，毫无睡意，落在静安的汉庭，有着自己的心思。我，不知道。

待有意识的刹那，眼里是凌乱的床铺，以及不知疲倦的闹钟。好像冷眼看着我，我想。屋外依旧不曾亮，可却有鸟鸣。无所谓地洗漱，过后望了好久，镜中的自己，陌生得似曾相识。拖着昨晚已收拾好的行李和背包，在玄关绑鞋带的瞬间，不觉丝丝寒意。口袋里振动，笨手笨脚地翻了许久。那些旧友的信息，堆满屏幕。心扉有些暖暖，见得最多的是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你只要记住，你就是苏启帆，就可以了。

离门，退场。轻皱眉头，轻扬嘴角，闭眼。而后，出发。魔都，我来了。

十二点左右已在深圳，之涵在魔都接我。迈步在深圳的宝安机场，不习惯地望着不着边际的屋顶。缕缕冬阳，行走于过路人。找到登机口后，静静地坐在32的隔壁。之涵来信息，说她已经到了机场。瞬间失了元神，一个踉跄，我差点伏地。午后两点的飞机，之涵误会成两点下机。望了望身边的巨大电子钟，现在是两点三十分，飞机延迟。嗯，假装镇定地卧着胶椅，看了下头顶的种种，阳光正好。深呼吸一口气，我会被杀的，嗯。拨了乔木的号码，跟她说了延机的误会。然后听见那边的之涵的声音。启帆，我给你准备了礼物哦，你知道我是很好客的。我竟然相信了，松了一口气。乔木又说，今晚打火锅。

三点十五分，终于可以登机。排着队伍，缓缓地步入那狭窄的通道。不是靠着窗的位置，有些失望。广播说了什么，也没有留意，过了不知多久，起飞了。而我望着那愈来愈小的城市，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嗯，魔都，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或许会很冷，不过我已不在意。梦醒时分，仍未到，仍在泛白的云层上，不过夕阳已起。天花板上的橙黄，如逝忆的影子，时长而又时短，弹指间，仿佛有盗梦的错觉。不知又多久，灰蓝，而后昏灰。依旧在云层，有些不耐烦地看手表，已快六点。摘下眼镜，焦急地咬着手指。

约一刻，下坠的感觉。周围的人有些不满。而我，却莫名的欣喜。隔着安全带，试图站起，匆匆地望着窗外。霓灯散乱于瞳孔，却不觉无序。你好，魔都，我来了。下了飞机，背着背包，拖着行李，右手握着剃须刀，边走边刮。出了安检后，拨了

电话，莫名地走向永和大王。结果脖子挨了一记，被人压住肩膀。

你就是苏启帆是吧！

没有回头，但我心里已有捉摸。乔木的手依旧还没放下，我回头笑着。

嘿，乔木。

而后是另一个熟悉的声音，之涵过来笑着打招呼，道长也在。寒暄了几句，越过拥挤的人潮，只余乔木那怨恨的眼神，我有种她会把我推入地铁轨道的错觉。后来，出地铁后，到了静安寺。天色早已暗，越过两个十字路口，在不起眼的转角处，终于到了汉庭。那个幻想过许久的地方。

我住在 201。花花帮我把行李送到房间。整理过后，下来大厅。才算真正来到了汉庭。

而后，和乔木在门口买了箱啤酒，算是道歉，等了快四个钟头。和琚峰、乔木围着圆桌，聊着我那不愉快的往事。乔木拎着酒瓶，笑着说她肚子有些饿，呵呵，我也笑着。然后之涵走了过来，微笑着说，启帆，我有礼物要给你，过来过来。于是，不明真相的我，走向了悬崖。等我发觉不对的时候，她已经捏着我的脸。你不知道我们等了你多久，肉店也关门了，正好拿你来下锅。我无辜地笑着，结果乔木也过来捏。嗯，这张脸，应该可以算是废了吧，呵呵。

七点过后，叔叔走了过后，于是不知不觉启动了粤语模式。过后，和花花、之涵，落沙随便在门口找了家面食店，边吃边聊。花花问我名字，然后他说，我今天把他和之涵害惨了。我心里真的有些内疚，不过也没说什么。回去后，他们吃着馄饨，我闻到了醋的味道，有些皱眉。乔木要我坐她腿上，又不停地捏我。问了些话后，把两张白色的大桌子拼起来，我脑里闪过一丝头绪，杀人游戏。可我老是忘记，杀手是 A 还是 K，结果无奈地写在纸上。

于是，气氛有些凝重。花花总是第一个被干掉。他无辜地吵着，戴帽子不是错啊，怎么老是杀我，我是无辜的。笑而不语。惩罚，一元硬币。字是真心话，花是大冒险。场面过于无节操，整个过程，心惊胆跳，我只希望我能在平民。不过，看着其他人的惩罚，倒也是惬意的事情。旁边有些人，默默地拍摄着惨不忍睹的画面。有时候觉得，这样的场面，对于纯洁的我来说，实在是太下流了。嗯，我是有节操的人。

该来的，始终躲不了。我沦陷了。三次字的那一面，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当某个最不想被提及的问题，摆在眼前的时候。眼前浮现不应该浮现的过往，腿一软。我咬着嘴唇，忍住某些浪潮。请你，不要越过那条线。我对自己说，可鼻子仍旧有些酸酸。他们，应该都没有发现吧。时针已过十二，我呆呆地过了二十三日，魔都的第一天。不过后知后觉。

【二十四·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我已经忘了，我想起了什么。只是觉得，突然之间，过往的胶卷隐隐约约地在眼前播放，貌似熟悉的忆影浮现于眼前。听不见花花的推理，也不见乔木喝酒的神情。我愣了一会儿，转身回望镜中的自己，那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低下头，你在哪里，天气好吗。

叔叔老早就走了，去接史阿姨。也不知过了多久，叔叔独自一人出现在大厅，然后乔木兴奋地跑了出去，厅外有些吵闹声。并没有多少理会。后来，乔木很失落地捂着脸走了回来，我看了下手机。好吧，乔木硬要摘下史阿姨的帽子，结果把他吓跑了。他说，一群有文化的流氓。

垂了垂头，我知道我已经玩不下去了。打声招呼后，如丧尸那样，缓缓地爬过楼梯，然后扶着墙，稍微闭着眼，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地走向房间。没有更衣，没有开暖气，也没有关上窗户。灯灭之后，蜷缩在床的角落，抱着自己，把头深深埋进怀抱。不觉，已眠。

冷又如何，又不是没有尝试过，我不怕。该来的都来吧，只要没有崩溃，我不会放弃。

大概是午夜四点，只听敲门声，醒过，而后是说说不出的冷。乔木拎着酒瓶，递给我一瓶奶茶，卧在门口，聊起了些事。估计是喝多了，她老是找不到打火机。昏黑一片，只余屋外的霓虹。递给她桌上的打火机。她有些开心，火花一现，而后，烟雾环绕，而我没有看出她的表情。她望着我身后，问。广东的人都是不关窗的吗，暖气也不开，你不冷吗。我没有回答，我不过是忘了。对，忘了。

睡意全无，不过莫名地打着哈欠。她说，赵老师走了，她心里不好受。她不

知道在这路上，还能走多远，还能走多久。说了涂山氏的缘由，还有些许过去的往事。我问，你到底在坚持些什么。她沉默一会儿，拍了一下大腿，对啊，我到底在坚持什么。我担心她坐着地板会觉得冷，可她却丝毫不在意。她望着窗外，远处大厦的最顶方，说看不清上面的字了。我说你醉了，她点点头，然后继续分辨那模糊的字。我有时总会有种疑问，我不知道，她何时是清醒，何时已醉。过后她也说，醉了之后，或许会更清醒。

冷雨夜，不过雨已不在外头。望着上海的夜空，我说我有想看上海日出的冲动。乔木兴奋地说，那咱们出去买酒，然后去看日出。我说，你累了。

过后，让乔木睡在里头，我关上窗，卧在门口。乔木睡得很死，估计真的喝多了。隔着窗户，见到了屋外那鱼肚子样的泛白，不觉快天亮。

我也睡了过去，许久不曾做梦的我，见到了某些人，走到了某些地方。似幻灯片，似走马观花，片尾谢幕的时候，顿醒。十点半的太阳，乔木还在睡，悄悄地洗漱过后，手机响起。她昏睡着说了几句，就摇摇晃晃地走了。收拾了下被子，洗了烟灰缸，丢了空酒瓶，而后背上斜挎包，寻找店家先喂饱肚子。之涵说，静安寺吃喝最方便了，什么店家都有。来到家M记，边吃边感叹出货的速度。有不少新人会来，听说。

填饱肚子后，熟悉了下地铁。只身闲逛魔都，阳光正好，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冷。经过城隍庙，觉得比海城的要大许多，烟火缭绕，呛得有些难受。找寻文庙，不知跑错了多少条街，问了多少过路人。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而我依旧在掏些心仪的古籍，可惜没有喜欢的。暗了下来，我还在老西门，干脆摘下眼镜，在不熟悉的街道，玩命地奔波。或许，我想让自己受伤，见到那鲜红的血，我才会满足地罢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三十分钟后，停下，累得睁不开眼，却发觉已回到原地。来了信息，说他们在打火锅，等我回去做下酒菜。好吧，我说，给我留几片肉。结果他们说是海鲜火锅。调整思绪与呼吸后，悠悠闲闲地走回去，到汉庭后才发现，这些货竟然还在洗菜，而且准备在房间里打火锅。只觉眼前一黑，我捂住脸。来到210，见到了狂奔。于是和叔叔三人启动粤语模式，聊了许多不愉快的往事，关于我，狂奔其实知道的，她说我说话总是有港腔。然后史阿姨说自己是普通话一级甲等，活生生地要我们念

绕口令，拼了命地坑我们的平翘舌音和前后鼻音。忍无可忍，无须再忍。随口一句粤语的长句，KO，哈哈。道长一直坐在地板上抿着酒，结果乔木和之涵过来拿些东西，于是三人抢起了酒，唉，我和叔叔默默地，无力地趴在床上，诈死。约八点过后，人群来到了222，花花的房间。地板上的污迹惨不忍睹，于是我回房里把地巾都带过来，扑在地板上。几个人为了如何摆放锅头而争论了好久，最后决定用啤酒箱垫着。床上的都是妹子，而我悲催地坐在地巾上，而且背后就是门。结果进进出出，我站站坐坐，艰难地有些力不从心，唉。

可以说，这是吃过最好的，蔬菜火锅。几乎都在锅里了，有人吐槽，说一大群人围着锅，只是为了吃菜。碗是纸杯，倒着似阿华田的酱料。坐在角落的雨汀好像没有吃一口，只是拿着手机，看着那口锅，也没有说什么话。后来，彤彤过来了，花花和之涵也回来了。少有空间，花花只能无奈地坐在垃圾桶上，于是屋子里的人，争先恐后地丢起了垃圾。下面的时候，我和叔叔开玩笑地说，这么多面，太浪费了，可我们只下了几根，嗯。一伙人挤得不像话，甚至有些喜感，连动都很难动。不过，我听见了有人在笑，很为熟悉的笑声，貌似很久之前也曾听说过，但久得几乎遗忘。

静默，笑着捞出那些面，和那些汤，和着阿华田酱料，一口都不剩。我只是觉得，我真的好久，没有和一群人，一起疯了。到最后，羊肉也没有下，可不知是否是错觉，我见到的每个人的脸上，没有饥饿的表情。后来才知道，那些食物，都是花花买的。

稍微打扫过后，下去继续杀人游戏。第二次的感觉不像昨夜那样的生疏，逐渐有了轨道。不过，想不到的是，其他人的真心话大冒险，我的膝盖也能默默地中了几次箭。节操何在，躺着也中枪。于是，我想在这里呼吁，戴帽子的，真的不是坏人，知道了吗。泛黄的灯光，在某一须臾，之涵拿着烟的样子，竟有些露丝的影子。沦陷，喝酒可以免去一次惩罚，抿一口也行。毅然抛了两次硬币。不知多久过后，头有些晕晕的，于是又悄悄地走回房间，不过不像昨晚那样虚无。洗了个冷水澡后，围着浴巾，坐在床上。有些振动，见了上面的屏幕，不知所措地静了一会儿。你来了信息，怕自己忘记，于是提前为我打气。我承认，我笑得连我自己都受不了自己，尽管没有笑出声。

短短的几行字，我有了勇气。魔都的第二天，慢慢走出了自己的轨迹。